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 
第二一八回 破鏡重圓夫妻相見 比武招親再定多姪

話說劉雲同馬玉龍在一處喝酒，說：「馬大人武藝超群，必然文才出眾。」馬玉龍說：「只是粗通翰墨。」劉雲說：「那日我有一友，在一處喝酒，他偶然出一對聯，在座的四五個人都未能對上。」這時，他就把文房四寶拿了出來，說有一張字柬，請大人觀看。馬玉龍接過來一看，寫的是：「業能養身須著意。」馬玉龍看了，微微一笑說：「老英雄既然拿出來，我可以當場出丑。」提筆寫了一句：「事不干己莫勞心。」劉雲拿過一瞧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對的好。」馬玉龍說：「甚是淺薄，老丈台愛。」

劉雲說：「你我喝這悶酒沒意思，咱們說個酒令，要用折字法，一字折成二字，臨完落在字上。咱們在座的要說不上來，罰酒三大碗。」眾人說：「誰先說？」劉雲說：「我先說一個：一個朋字兩個月，二字同頭霜共雪，要得前言答後語，不知哪個月下霜，哪個月下雪。」馬玉龍說：「鄧大哥先說。」鄧飛雄說：「我是個粗笨人，我說一個：一個出字兩個山，二字同傍錫共鉛，要得前言答後語，不知哪個山內出錫，哪個山內出鉛。」

馬玉龍說：「我說一個：一個呂字兩個口，二字同傍湯共酒，要得前言答後語，不知哪口喝湯，哪口喝酒。」石鑄聽著，就問紀逢春：「你會說不會說？」紀逢春說：「不會。」石鑄說：

「我教給你。」附耳如此如此。傻子聽明白了，立刻跑過來說：「別忙，我來一個。」他一手指著鄧飛雄，一手指著劉雲說：「一個爻字兩個又，二字同傍你共他，要得前言答後語，不知哪個又你，哪個又他。」鄧飛雄瞪了他一眼，劉雲說：「這是哪位？」馬玉龍說：「他是守備紀老爺，愛開玩笑。」劉雲說：「咱們喝酒，我有一事相求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有話請講。」劉雲說：「我有一個女兒，養的嬌慣，自從我乾女兒關玉佩來了，二人甚是投緣，姊妹晝夜不能相離，我打算把我女兒也給馬大人，未知意下如何？」馬大人說：「這件事不好辦，頭一條我有結髮之妻，定那餘氏時就先說明白了，我已有了兩房，只恐有誤令愛。」

正說著話，劉天雄由外面進來，在他父親耳邊說了幾句。

原來是劉玉瓶在後面跟他哥哥說了，這馬玉龍名揚四海，要跟他比比武藝。劉雲說：「那如何使得？大人乃朝廷貴客，來到咱們這裡，應以賓客相待。天雄你回去跟她說兩句，她就不出來了，你就說是我給她說的話。」劉天雄說：「是了。」關玉佩聽說馬玉龍來了，甚為喜悅，心想：「我二人自幼就在一處，如今該當見面。」自己正在前思後想，一聽劉玉瓶要去比武，未免就要攔阻，說：「你我總是閨門，再說可不是姊妹臉大，你我姊妹情同骨肉，今後你還跟姊夫比不了麼？」兩人正說著話，劉天雄進來說：「妹妹，不要比武了，爹爹已將你許配了馬玉龍。」劉玉瓶臉臊的通紅，半晌無言，心中卻甚願意。憑馬玉龍的人才武藝，關氏姊姊又甚好，惟有餘氏還不知是什麼脾氣？

劉天雄出去。劉雲便請出鄧飛雄、石鑄做媒，把女兒許配了馬玉龍。當時拜了老泰山，大家正喝喜酒，外面金眼雕和伍氏三雄趕到。劉雲迎接出去說：「邱賢弟，伍大哥！為何一步

來遲？」金眼雕說：「我在店中算清了飯帳，剛要走，又來了一個朋友，耽誤了兩個時辰。」劉雲說：「是哪一位？」金眼雕說：「是山西的鏢頭紅旗李煜，這朋友此時也七十多歲了。前者，他叫他的徒弟藍猛押著四十萬鏢上京，走到紅龍澗被人劫了，後來我師弟馬玉龍才給找了回來。他這趟親自出來，要給他道謝，再讓他徒弟歷練歷練道路。走到潼關，我們撞見了，就在店中敘了離別之情，都是老哥們，許久未會，故此來晚了。」

劉雲往裡讓說：「老哥哥來早來晚，算你做個媒人吧，我把你姪女給了你師弟馬大人了。」金眼雕說：「我來喝你的喜酒。」

大家喝酒賀喜，直吃到二鼓以後，忽聽後面一陣大亂，打更的跑過來說：「回稟老莊主，後面玩花樓鬧彩花賊。」劉雲一聽，臊的雙頰帶赤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！」眾家英雄各擺兵刃，要去拿賊。

書中交代：來的彩花賊不是別人，乃是飛雲、清風和焦家二鬼。他們自從孽龍溝亂軍之中殺出，與馬鏢等人落荒而逃，路過陸村時，看見一座花園，裡面樓台亭閣，正北支著樓窗，見有二位姑娘，一個漢裝打扮，一個旗裝打扮，長得花容月貌。

這幾個彩花賊一瞧，神魂飄蕩，目不轉睛，四個人就在陸村正北三里地的小莊住了店。這小莊南靠大道，他們住進了三間上房。伙計瞧見一個和尚，一個老道，兩個俗家都帶著兵刃，就知道來歷不明，處處都要留心。賊人說：「要一桌上等酒席，只要好吃，不怕錢多。」伙計說有，轉身下去，將席擺上，四個人開懷暢飲。獨角鬼吃著酒一想：「我沒彩過花，今天在陸村看見這兩個姑娘，長得真正好看，今晚我去一趟，她要從我，也是件樂事，可別叫他等知道。」

四人安歇，睡到天有二鼓之時，焦禮偷著起來，短打扮，背著一口刀，也沒拿虎尾三截棍，出來將門帶上，擰身上房，

跳落地上，往前就走。他没彩過花，今天這是頭一遭。三里地，轉眼就到了陸村。來到花園東南，擰身躡上牆去，投石問路，打探明白，腳站實地，來到樓下，又擰身上了玩花樓，聽聽沒甚動作。原來這座樓是劉玉瓶、關玉佩白日賞花之處，晚上並不在這裡睡，二位姑娘另有繡房。這樓上也有牀帳，焦禮進去一摸沒人，他想是來早了，姑娘還沒睡，我先躺著等她，不想心中一迷就睡著了。飛雲是彩花的行家，自從白晝看見二位姑娘，他便時刻記念在心，想在夜間去彩花作樂。至三更以後，他收拾停妥，便穿上夜行衣裳出來。他不知道焦禮已去，擰身躡上店房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來到了玩花樓。進去一摸，只當是姑娘睡了，心想：「我拉下她的褲子，她醒了也不敢喊。」

他伸手去把中衣一拉，立刻上牀往懷中一摟。焦禮醒了，一巴掌打在那禿腦袋上，說：「好小子！」飛雲說：「三哥別嚷，叫本家聽見。」焦禮說：「好，玩完了叫三哥。」飛雲說：「我哪裡知道，我要知道是兄弟，怎能玩你？」兩個賊人正在說話，就聽外面一聲喊嚷：「有賊！」飛雲、焦禮二人往外一看，原來是花園中的兩個更夫，正由玩花樓下面經過，聽見了上面有相打之聲。這二人在本宅五六年，並未聽到有賊，因這一方遠近皆知追風俠父子的英名，綠林之賊人被他殺了甚多，故此無人敢來。今天焦禮、飛雲二人皆不知這是追風俠劉雲的住宅，才敢前來彩花。二人拉刀追出來，照定更夫擰頭就砍。更夫立刻往前飛跑，喊叫：「有彩花賊！」焦禮、飛雲方一上房，就聽前面一聲喊：「呔！好大膽的賊人，休要逃走，竟敢來我這陸村攪鬧，你可認識追風俠？」一擺巨關劍，要捉淫賊飛雲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